

朱门紫殿，素手斩风云

/

锦绣红尘，痴心永相随

面北眉南

著



# 金枝

Jin  
Zhi

下

番外篇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 余 下 枝

面  
北  
眉  
南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第二十一章 天降大祸  
/ 001 /

第二十二章 东行险境  
/ 029 /

第二十三章 置之死地  
/ 061 /

第二十四章 必死之人  
/ 087 /

第二十五章 道是无情  
/ 119 /



|      |       |       |       |       |
|------|-------|-------|-------|-------|
| 第三十章 | 第二十九章 | 第二十八章 | 第二十七章 | 第二十六章 |
| 九死一生 | 凤命谁家  | 三营角力  | 棋逢对手  | 京城旧怨  |
| /    | /     | /     | /     | /     |
| 251  | 225   | 185   | 163   | 145   |
| /    | /     | /     | /     | /     |

第二十一章 天降大祸

李毓离京的那一日京城下着大雪，皇帝派来『护送』他的那一队禁卫三更天的时候就在府外等候了，虽然禁卫们没有进府催促，除了李毓之外晋王府上下皆是紧张不安，彻夜未眠。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蓬莱城乃至整个东临地区的势力经过了一番看似没有太多变化实则暗潮涌动的较劲，而大骥国也如同贺林晚当初预料的那样在这一段时间内没有做出过侵犯之势。

贺光烈顺利地接管了登州营，虽然一开始他的下属指挥佾事公孙显时时刻刻不忘与他唱反调。公孙家在军中的威望非一般人所能及，以至贺光烈的日子有些难熬。加上中间又横着一个资历比他老的副指挥使黎鹏飞。

不过眼见着贺光烈在和公孙显的较量中渐渐落了下风，一直冷眼旁观的黎鹏飞却突然开始向贺光烈示好，明里暗里帮着他对付公孙显，公孙显在黎鹏飞和贺光烈的联手打压下渐渐开始收敛了起来，大的动作他不敢做了，只是隔三岔五地给贺光烈找点儿不疼不痒的不痛快。

而卫氏慢慢地打入了蓬莱城武将夫人們的社交圈，她性格温柔大方，又不喜欢争强好胜，很容易获得别人的好感。

贺林晚则除了跟着瑛姑读书识字之外还每日都雷打不动地跟着父亲练武，学识见长的同时功夫也日益精进。只是卫氏却发现女儿的性格越来越沉稳，这一点让她有些担心，她不知道这其实是贺林晚刻意慢慢做出的改变。

最让人惊讶的还是小虎子，论资质小虎子或许及不上贺林晚，但是他骨子里有一种执着认真的狠劲，这种劲头让本来不喜欢读书的他硬是没有落下贺林晚布置给他的读书任务，这种品质也使得他在习武的时候取得了足以令大家惊喜的成果。

来到东临的五皇子殿下在军营里也混得不错，很受将士们的拥戴，虽然五皇子没有上过战场，但是他谈起兵法练起兵来也是有理有据有模有样，他手下的闫回带队剿灭了东临地界内好几个贼窝，收拢了一些人心。在这当中，明为蓬莱县县令实为五皇子谋士的薛行衣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薛行衣来到蓬莱县之后也没有闲着，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调整改善了一些行政措施，虽然有些还是借着五皇子这尊大佛的名义，但是不得不说他确实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事，同时也为五皇子赢得了一些民心。

时间就这么匆匆而过，转眼就过了四年多。

京城，冬。

早朝上，皇帝李逊脸色冰冷地高坐在御座上，眼中积蓄了仿佛随时会爆发出来的阴霾。满殿的朝臣则是跪了一地，皆是弯腰伏首谁也不敢抬头，尤其是跪在正中间的两人，两股战战，脸色煞白，像是随时都会昏厥过去。

一阵冷风从殿外吹进来，殿中不知哪一位大臣因吹了一早上的风，憋不住打了一个喷嚏，这个突如其来的喷嚏似乎是把大臣们从某种要命的危机中解救出来的梵音，让他们跟着这个喷嚏暗自松了松心口上那憋了一早上的气。

可惜这口气没有松多久，皇帝李逊咬牙切齿的声音在大殿中回响：“朕的生辰之日，刚祭奠完祖先，奉先殿就突然被雷火烧掉了一半，好！真是好得很！你们让全天下百姓都看了朕的大笑话！”

所有大臣把刚刚呼出来的那一口气又悄悄地憋了回去。

皇帝生辰祭奠祖先在当朝是一件大事，一般而言都是皇帝在祖先面前将自己这一年干的事情都念一遍，让祖先评判评判自己的过失。所以在祭奠之前司天监都要慎重地观测一下天象，免得发生一些不好的现象，让人联想到是祖先对皇帝的作为有什么不满。前朝的时候就有一个皇帝是因祭祀完之后不久京畿地区发生了旱灾死了不少人而被权臣赶下皇位的。

所以李逊在祭祀完祖先的当晚，供奉祖先牌位的奉先殿就被雷火给烧了，绝对是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不知外头会引出什么样的闲言碎语。

李逊怒火难消，命令道：“把司天监这两个没用的酒囊饭袋给朕拉出去砍了！”

跪在下面的一人连声喊冤：“陛下饶命啊陛下！我等测算过好几次，昨日天气甚好，不应有雷火的。”

李逊怒极反笑，看着所跪之人一字一顿地道：“哦？这么说还真是祖先不满朕之所为，降下警示？”

刚说话的人吓得瘫倒在地，他身边的那人机灵些，眼见着侍卫真要将他们拉下去行刑，吓得连滚带爬地出言道：“陛下，我等绝非此意！只是测算天象之事我们虽也有参与，但也都是根据下面之人观测到的一些数据加以推算，会不会……会不会有人心怀叵测，故意捣鬼，误导臣等？”

李逊看着他漫不经心地问：“哦？你所指的心怀叵测之人是何人？”

说话的人见有回转的余地，躲开了殿前侍卫，直起身子大声喊道：“陛下，这人……这人是康郡王李恒！”

此言一出，殿上群臣皆面面相觑。

李逊脸色一冷：“康郡王又不是司天监的人，你胆子不小，竟然敢当众欺君。”

那人却是豁出去了一般，口齿也灵活了起来：“陛下容禀！康郡王确实不是我们司天监的人，但是他跟随邱先生学了一些星象，最近总是跑到司天监来借用司天监的测算器具。陛下您生辰之前，康郡王又来到司天监，因为他的身份

高贵，脾气也骄纵，我们怕得罪他实在不敢赶他走啊。不想他却不知轻重弄乱了我们的一些观测数据，虽然之后下面的人也及时做出了补救，可是最后还是出了岔子。至于康郡王，他当时是无意还是有意只怕只有他自己知晓了。”

皇帝听完没有说话，神情有些莫测。

下头那人却是哭着磕头道：“陛下！求您彻查此事，还臣等一个清白啊！”

李逊看向一旁伺候的内侍：“宣康郡王李恒上殿。”

李恒被带进来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被人背地里给阴了一把，他背着手大步走进殿中，因是第一次上早朝，还忍不住一边东张西望一边跟众人打招呼。

“大人们早！哟！李大人？您脸上是怎么了？这回是家里的葡萄架子倒了还是被猫儿给挠了？”昨日刚被老婆和小妾打架误伤的李大人吹着胡子背过去没有搭理他，心里却在暗暗下着诅咒。

李恒却不在意自己被人嫌弃，他又蹦到前面一个年纪略大须发皆白的老臣身边，抬手就拍了拍人家的肩一副哥俩好的架势小声道：“老张大人好久不见啊！明年天暖和的时候咱爷俩继续斗一场如何？你个老小子上回赢了我一只蟋蟀王就躲在府里不肯出来了，还骗我说病得快死了！看你现在这样儿肯定还能苟延残喘个三五年啊！”

李逊坐在上头冷眼看着，却并没有阻止李恒胡闹，满殿的大臣们也是眼观鼻鼻观心谁也不吭声。

神经极其粗大的李恒一路嘻嘻哈哈走到御前还没有意识到哪里不对，他冲着皇帝咧嘴一笑，然后行礼：“给陛下请安问好！”

李逊淡淡颌首，等李恒起身之后他问道：“李恒，你可认得你身旁跪着的这两人？”

李恒弯下腰仔细看了那两人几眼，又一脸惊讶地直起身道：“这是司天监的易大人和何大人？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害我刚刚差点儿没认出来。他们怎么了？”

李逊又问：“前几日你时常出现在司天监？”

搞不清楚状况的李恒懵懂地点了点头：“啊！”

跪在地上的司天监官员何大人觑着机会插嘴问道：“康郡王，你前日是不是弄乱了我们钦天监的测算数据？”

李恒眨了眨眼：“是啊，不过……”

那位何大人立即哭喊着道：“陛下！您看！康郡王自己也承认了。”

李恒终于察觉出不对了，立即摇头：“我承认什么了？你别乱说啊！我什么也没有承认啊！”

何大人愤怒道：“因为您弄乱了我们司天监的测算数据，导致了我们的司天监没有正确预测出昨晚的雷火……”

李恒一脸匪夷所思地打断了何大人的话：“啥？昨天晚上怎么可能有雷火？你是用脑子算的还是用屁股算的？之前还有人说小爷我不学无术，没想到你们这些官员比小爷还不学无术！”

何大人立即看向皇帝：“陛下——”

李逊面无表情地看着李恒，轻声问道：“哦？昨日无雷火？这是你测算出来的结果还是邱先生测算出来的结果？”

李恒因有所警觉，闻言难得聪明了一回，立即道：“当然是我测算出来的！先生那么忙，哪里有空算这些鸡毛蒜皮！”

李逊仔细品味着李恒的话，语气却听不出怒火：“鸡毛蒜皮？朕的生辰，祭祀祖先在你眼里原来是鸡毛蒜皮之事吗？”

大殿中的气氛一凝。

李恒也被吓了一跳，傻站了半天才有些懵地辩解道：“我，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

皇帝没有理会他：“李恒，现在司天监监正何光甲及监副易垣指认你故意误导天象的推算，以致奉先殿大火没有得到及时的防范，你可知罪？”

李恒再蠢也知道这个罪名不能忍，立即跳脚道：“我不知罪，不知罪！没有雷火的天，偏偏天要降火，这跟娘要嫁人一样，我能有什么办法？怎么能推到我头上来？明明是这两个不学无术的老东西故意诬赖我！对！就是诬赖！”

皇帝看了那两个钦天监大臣：“康郡王说是你们故意诬赖他？”

钦天监两位大人立即哭着喊冤。

双方各执一词，就差当场打起来。

皇帝冷眼看了半天，转头对内侍道：“宣宁易。”

宁易这个名字被皇帝一说出来，殿中所有人都忍不住心中发寒。

很多人都知道，这四年里皇帝身边多了一位十分得宠的内侍，这个内侍长相万里挑一，风姿卓绝，非常人所能比。可是令他名声大噪的却不是他出色的容貌，而是他冷血残忍的手段。

四年前宁易因救驾有功被皇帝赏识进而提拔进了刑狱司，为了揪出暗潜在宫中的各路眼线和暗桩，宁易在皇帝的支持下开始对皇宫内的内侍、宫女，乃至侍卫们进行了三年的大清洗，最终以极其血腥的手段将皇宫里的人清理了一遍。

这皇宫里恨他的人不少，怕他的却更多，人人听闻宁易这个名字就色变。可是也因此，宁易渐渐成了皇帝手里一把极其好用的利刃，受到了皇帝的重用。

当一身红色内侍服的宁易走进大殿的时候，空气中似乎都充斥着黏稠的血腥味，大臣们对于宁易这种人有些瞧不起，却没有人敢招惹他，便都低着头看着眼前的方寸之地。

李恒回头看了宁易一眼，不由得撇了撇嘴。

李恒是认得宁易的，当初为了在贺林晚面前的面子问题，李恒还出言羞辱了宁易一下，后来宁易一路青云直上，身份大涨，李恒也没有将他放在心上，更别提害怕他了。

宁易在进来之前就有人把大殿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了，所以皇帝直接就道：“断案你素来在行，这件事就交由你来决断吧。”

李恒闻言第一个不服：“陛下，他一个太监能断什么案？而且看他长相就不是什么正经人，肯定会冤枉好人！您不如直接把我交给刑部或大理寺得了！”

宁易没有理会李恒，只是对皇帝道：“陛下，是带去刑狱司审吗？”

众所周知刑狱司是一个进去了就别想完好无损地出来的地方，众人不由得对李恒有些同情起来。以前皇帝对李恒诸多容忍大家都知道，可是这次李恒犯了皇帝的大忌，恐怕真的要倒大霉了。

这时候，一个有些苍老的声音软绵绵地说道：“陛下！康郡王身为皇亲，去刑狱司那种地方怕是有损皇家颜面。”

李恒一回头，发现为自己说话的竟是曾经跟自己斗过蟋蟀的那位老张大人，不由得感激得热泪盈眶。

老张大人说完这一句就不吭声了，不过还是有些老臣跟着附和。

皇帝看了他们一眼，说道：“朕也觉得去刑狱司不太合适。”

李恒松了一口气，刚想冲着皇帝讨好地笑笑，皇帝却接着道：“那就让宁易带去刑部大牢里审吧。”

还是让宁易审问，去刑部大牢跟去刑狱司又有什么区别？

老张大人张了张嘴还想再言，皇帝却道：“张大人，你要回乡荣养的折子朕已经看过了，早朝过后你就准备回乡吧，看你的身体状况，似乎也不太合适为国事操劳了。”

老张大人顿了顿，然后颤巍巍地跪下去谢恩。

李恒眼巴巴地看着老张大人，可是老张大人跪下去之后就半天也起不来身了。

宁易那双毫无人类感情的眼睛朝着李恒看了过来，李恒咽了咽口水意识到自己今日怕是要倒大霉了。

正在此时，有内侍匆匆进来在皇帝的贴身太监耳边说了几句，太监想了想走到皇帝身边禀报道：“陛下，晋王世子在殿外求见。”

李恒闻言眼睛立即就亮了，恨不得立即踩着这些阻碍了他视线的大臣的头飞出去躲到他哥身后。宁易也抬了抬眼皮。

皇帝挑了挑眉：“他来做什么？”

内侍低头道：“晋王世子说是有要事要禀告。”

皇子想了想：“让他进来吧。”

不多会儿，李毓就在一个内侍的带领下走进了殿中，向皇帝行礼。

等李毓起身的时候，李恒立即就想要跑过去，却被李毓一个淡淡的眼神一看生生止住了脚步。

李毓和宁易站在皇帝面前，一个俊美无双，一个容色逼人，这绝顶的美色似乎让整个大殿都亮堂了几分，可是偏偏这两人连个眼风都没有给对方，一看就知道是互相之间极其不对付。

皇帝问李毓：“你有何事禀告？”

李毓道：“陛下，听闻昨夜奉先殿被雷火烧了一半。”

皇帝看了他一眼：“祖宗的排位都烧了，你现在才知道？”

李毓看了李恒一眼：“臣昨夜就听到了消息，今日一早带着李恒进宫就是想来看看有什么是臣等可以做的。不想李恒却被带来了朝上。”

李恒立即满脸委屈地指着司天监的两人告状：“他们两个不要脸的竟然把奉先殿大火的账算到了我头上！昨日明明就没有雷火！哪里是算错了！”

李毓却没有理会李恒，只是对皇帝道：“陛下，昨日确实不该有雷火，司天监的几位大人并没有算错，这一点我已经请教过邱先生和国子监祭酒陈大人了，他们虽然不在司天监任职，却是华国有名的天象大师，应当不会同时出错。”

皇帝微微眯眼，意味深长地道：“这么说，你也同意是朕的所作所为惹怒了先祖，以致先祖特意降下警示？”

李毓闻言似乎愣了愣，随即否认真道：“陛下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勤政爱民，所做之事皆是顺应天命，何来示警一说？”

皇帝脸色稍微好看了一点儿：“哦？那你这是何意？难不成这火还是有人点的不成？昨夜里听到雷声的人可不少。”

李毓道：“陛下，昨夜的雷声恐怕是此雷声而非彼雷声！”说着李毓从袖口

里掏出来一块方帕呈到皇帝面前，皇帝低头看了一眼那方帕子上的粉末不由得吃了一惊。

“这是……”

李毓却看向了宁易：“宁大人，您见多识广，可能认出这手帕中是何物？”

在皇帝的目光下，宁易赏脸看了一眼，然后薄唇微启道：“火药。”

此言一出，满殿大臣不由得哗然。

“你是从何处找到此物？”皇帝让内侍将李毓手中的帕子接过去，呈给他看。

李毓道：“陛下，是在奉先殿找到的。臣以为，奉先殿的大火绝非天灾，也非天罚，而是人祸！”

皇帝的面容渐渐严肃了起来：“你是说有人故意用火药爆炸伪装成雷火？”

李毓点了点头：“臣以前玩烟花的时候听匠人提起过，按照一定的比例制作的火药可以伪装成雷火。所以刚刚在奉先殿中发现火药残留才会有所怀疑。不过臣毕竟是外行，陛下可以派人去奉先殿细查。”

皇子皱了皱眉想了想，看向宁易：“不是说宫里那些居心叵测之人都清理干净了吗？这些火药又是谁运进宫来的？你们竟然半点儿察觉都没有？他们昨日一把炸掉了朕的祖宗牌位，明日是不是就能把朕炸死？限你三日之内查出此事！”

面对皇帝的怒火还有任务，宁易只是面色淡然地应了一声是。

李恒终于轮到了机会，指着自己的鼻子可怜巴巴地插嘴：“那我，我，我，我没事了吧？”

皇皇帝冷哼了一声。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皇帝也没有说什么了，直接宣布了退朝。

御书房里，只有皇帝和宁易两人。

皇帝道：“对于李恒和李毓这两人，你怎么看？”

宁易垂眸道：“一个是真傻，一个怕是……”虽然宁易没有把话说完，皇帝却明白了宁易的意思。

“若他这些年真是装的，朕怕是留不得他了。”说到这里皇帝冷冷一笑，“别以为张婴那些老臣平日里看着恭顺平庸，今日我一说要把李恒交给刑狱司，他们就沉不住气一个个地跳出来拦了。”

宁易没有发表意见。

皇帝却并没有因为宁易的沉默而生气，他话语一转，沉吟道：“四年前的刺客虽然查出来与赵氏余孽有关，但是肯定还有别的势力参与，你料想的应当不差，

除了晋王府还能有谁这么希望朕死呢？”

宁易目光一闪。

皇帝没有注意宁易：“这次火烧奉先殿明显是冲着朕来的，他们想要让世人怀疑朕继承皇位的正统！这么一来得益的还是赵氏和晋王府！只是这次又是哪一方动的手？又或者都有参与？”

“不管结果如何，我要你将晋王府的残余势力连根拔除！”

宁易从御书房出来的时候，脑海中还回响着皇帝刚刚说的这句话，他嘴角微弯，薄唇勾勒出一个极冷的笑容。

候在书房外等待召见的几个大臣原本正在就大骥国流民南逃之事进行争论。

“……边境好不容易安稳了几年，大骥国的事情我们就不该管，关上城门拒之门外，那些流民爱怎么闹怎么闹！”

“什么叫这是大骥国的事情？那地界原本是属于我们华国的！那些流民原本也是我华国子民！怎么能不管！”

“哎！今年冬天这么冷，若是当真不管，怕是会死不少人啊！”

“管？呵，大骥国的人是什么德行你们不知道？今日我们管了流民之事，明日他们就能用这个借口打过来！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战争一开始，又有多少百姓要流离失所这一点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听说娄峰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已经熬不了多少日子了，如今大骥国皇室和娄家的关系也有些微妙，他们现在怕是顾不得与我们开战吧？”

……

几个大臣正争论得激烈，突然看见宁易从御书房里走了出来，场面突兀地安静了下来，气氛变得有些怪异。

有个看不惯宁易的大臣用眼角瞥了他一眼，不屑地冷哼了一声，低声嘀咕了一句：“奸佞当道！真是国之不幸！”

宁易原本打算目不斜视地离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脚步一顿，朝那出声的大臣看了过来。

另一个大臣轻轻扯了扯那说话的大臣的衣袖，示意他少说一句。

谁都知道皇帝如今对宁易的重用，而且宁易手中的权力也不小。一些职位稍低的官员见了他都要恭恭敬敬地喊一声“宁大人”。

出声的大臣却是恼了，把那提醒之人的手一把挥开，声音也大了两分：“你拉我做什么？我说错了吗？为人臣子就当直言谏君，任由这种跳梁小丑伴在君侧而视若无睹，这是为人臣子的耻辱！”

不想宁易听了这话却突然朝着那几个大臣所站之地走了过去。

宁易的相貌是带着些阴柔的，可是当他一步一步走过去的时候，那几个文官竟然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了压迫力，还有人忍不住悄悄往后退了一步。

宁易站到那讽刺他的官员面前，看了一眼他的官服，又扫了一眼他的面容：“都察院副都御使王大人？”

王大人见宁易准确地喊出了自己的名字冷哼了一声撇过头去，一副耻与他为伍的样子。

宁易微微一笑，他的笑容虽然冰冷却依旧让几位大臣看愣了一瞬。

“早闻都察院副都御使王大人刚正清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宁易的话虽然是夸奖之语，语气也很柔和，可是不知为何，几位旁观大臣都觉得心里有些冷飕飕的，唯有王大人自己听了有些得意。

“听说城西金环巷的那个两进的院子是令郎的私产？”宁易这句话刚落音，这位王御史不知为何突然变了脸色。

另外几位大臣却面面相觑，不知这两位在看什么哑谜。

宁易看着王御史的目光就像是在看臭水沟里令人作呕的硕鼠：“前几日那座宅子里悄无声息地死了一个十三岁的少女。您若当真不想成为陛下臣子中的耻辱，就该将您的独子绑了亲自送去刑部大牢等候发落。”

此言一出，在场之人不由得一脸震惊地看向王御史。

王御史脸色刷地白了，看着宁易的目光充满恐惧：“你，你……”

宁易却连看都不愿意再看他一眼，拂袖而去。

王御史一时急火攻心晕了过去，宁易头都没有回。

哪个大臣都不愿意一个内侍身份超然地站在自己头上，但是满朝文武却没有几个人敢随意得罪宁易，因为几年的时间足以让人认清楚宁易是个怎样不好惹的人。他睚眦必报，得罪了他的人最后都没有落到好下场。

宁易本打算出宫一趟，这几年他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杨成杰，可是即便如今他手下的“鹰眼”们遍布京畿之地，他也没有得到杨成杰的半点消息，今日属下来报说有一个人在几年前曾经见过一个与杨成杰差不多的孩子，他刚打算出宫就被皇帝叫到了朝堂之上。

不过宁易还来不及走出宫就被庆熙宫灵犀阁的宫女给拦下了。

“宁大人，公主有请。”宫女不敢与宁易对视，低着头，仔细听的话会发现她的声音有些哆嗦。

自从上次针对内宫的血腥“大清洗”之后，满宫的宫女太监甚至御前侍卫，

见到宁易就没有不发怵的。

宁易步子一顿，站在原地沉默了片刻，终究还是转身往庆熙宫的方向走去。

宫女松了一口气，等宁易走远了才敢抬起头来追上去。

湖阳公主如今已经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娇俏少女，四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事情，湖阳公主却依旧天真烂漫。

宁易走到灵犀阁外的的时候就听到了湖阳公主那欢快的笑声，湖阳公主正抱着一只白色的小胖狗在前庭的院子里玩耍。她身上披着一件厚厚的白狐毛披风，披风厚厚的风毛包裹住了她那张巴掌大的小脸，她与那一只有些肥胖的小狗蹲在一处，让人一看就忍不住想露出笑容。

宁易却是面色冷漠地走了过去。

湖阳公主抬头看到宁易，眼中立即荡漾开了愉悦欢喜的笑意，她扔下小狗，起身朝着宁易跑了过来，用带着鼻音的声音跟宁易撒娇：“这只狗真笨，今日一早它又尿在了我的软榻上！我不要它了嘛！”

宁易闻言点头，不在意道：“我给你换一只。”

湖阳公主闻言又不满意地跺了跺脚：“哎呀！我是说着玩的！这可是你特意找来送给我的，我才不要换！换了就不是那一只了！”

宁易早已经习惯了湖阳公主的说一出是一出，闻言只是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湖阳公主马上又换了一副笑模样凑近了些：“你的差事办完了吗？今日留下来陪我写字好不好？父皇生辰的时候我答应了要写一万个寿字给他的。”

宁易往后避了避：“我出宫有事……”

只是宁易的话还没有说完，他便蹙起了眉头，手不自觉地放在了心口的位置。

湖阳公主立即上前抓住了宁易的手，担忧地道：“你怎么了？是不是心口又疼了？还是找太医来看一看吧。”

宁易闭着眼睛调整了一下呼吸，等他再睁眼的时候刚刚的痛楚似乎已经消失不见了，他抬手想要拨开湖阳公主的手，却一眼就看到了她手腕上那道刺目的伤疤，宁易的动作不由得一顿。

湖阳公主注意到他的视线，也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腕，然后下意识地扯了扯衣袖将那道有些丑陋的伤疤挡住了。

宁易沉默了下来，垂着眼睛不知道在想什么。

湖阳公主却以为宁易是心里内疚，立即笑着道：“我每天都有擦药膏，太医说再过几年伤疤淡下去，慢慢地就会消失啦。”

说到这里湖阳公主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她看了看四周，见宫女们都站得很远，便用带着几分羞涩的声音小声道：“早就已经不疼啦。”

顿了顿，她以更小的声音说了一句：“是我自己愿意的，你别，别放在心上，”

宁易看着湖阳公主的目光有些复杂，他想起了四年前的事情。

那时他拿到了贺林晚的药正面临着选择，湖阳公主的纠缠更令他感到厌恶。

当她再一次拦住他说“你还是回来跟我好不好，我可以给你所有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他拿出一把匕首扔给她。

“我要你几碗血，你也乐意？”

湖阳公主有些懵：“啊？你要我的血做什么？”

宁易随口道：“治病。”

湖阳公主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宁易没有再看她一眼转身就走了。

宁易原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了结了，这位公主被吓得会有一段时日不会再来烦他，可是他没有想到第二日她来找他，当着他的面一刀划开了自己的手腕。

她害怕得甚至不敢睁眼，抖着声音道：“我问过太医了，原来有些厉害的偏方真的需要人血当药引，我的血给你拿去治病吧。”

宁易愣怔了一瞬才回过神来，问道：“你不是很怕疼吗？”

湖阳公主一边抽噎一边道：“我，我刚刚吃了麻沸散的。不，不疼……”

……

“你不留下来陪我也行，那就送我一件礼物好不好？”湖阳公主眼巴巴地看着宁易道。

宁易回过神来，微微颌首当是应下。湖阳公主又高兴了起来。

宁易没有待太久就离开了，湖阳公主抱着小狗，看着他的背影笑容灿烂，一副无忧无虑的模样。

湖阳公主的大宫女见外头起风了便过来劝她进屋。

见公主的目光还不肯收回，宫女不由得忧心道：“公主，您还是别与宁大人走得太近了。”

湖阳公主闻言立即气呼呼地转头道：“你是不是又听到了什么人在诋毁宁易了？”

青玉不由得苦笑：“没有人敢诋毁宁大人。可是宁大人这几年……公主，宁大人身上煞气太重了。”

湖阳公主不以为意，还有些自得地道：“母后常说我生下来的时候天上有五彩霞光，我是一个福星！有我在，他一定能逢凶化吉！”

青玉与湖阳公主自幼一起长大，情分非同一般，还是尽责地劝道：“公主，娘娘也说过，宁大人这样的人是没有心的。”

湖阳公主闻言，声音里带着几分执拗：“胡说！只要是人就会有心！而且，自从那件事之后宁易就对我很好的！他是个好人，你们都误会他了！”

青玉想到宁易这几年对着公主的时候似乎真的是有求必应，不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她却不记得了，不由得疑惑：“公主，您说的是哪件事情之后？”

湖阳公主转了转眼珠子，凶巴巴地对青玉道：“我哪知道是哪件事！总之你以后不准再说他的坏话！不然……不然我就不要你了！”

青玉闻言有些难过，但是在湖阳公主的目光下她还是点了点头：“我知道了，公主。”

虽然宁易似乎对公主有求必应，但是青玉却能敏感地察觉出宁易并非出自真心，她已经长大了，她知道一个男人真心对一个女子好会用怎样的目光看她。

可是宁易看着公主的目光却没有一丝暖意。

那边，李恒跟着李毓出了宫之后见周围已经没有了旁人，便忍不住小声问道：“哥，奉先殿着火之事真是有人故意为之？”

李毓眉头微蹙在想事情，闻言只是微微颌首。

李恒这个不肖子孙想了想忍不住“扑哧”一笑：“这下可好，陛下接下来有得忙了，就不会有空闲再找咱麻烦了！”

就连李恒也感觉到了，随着他们兄弟两人年纪增长，皇帝似乎也越来越看他们晋王府不顺眼了，尤其是在那个不男不女的宁易接手刑狱司之后，手下“鹰眼”在京城几乎是无孔不入，谁家有个什么阴私都逃不过那些“鹰眼”的眼睛。

去年晋王生辰，晋王府没有大办，晋王的外祖罗家和靖王妃娘家来了些人给晋王贺寿，不想第二日晋王就被皇帝召进了宫。

皇帝语重心长地对晋王道：“你自幼身体就不健壮，太后在世的时候总是提醒过你，戒饮少食，晨起还要打一套强身健体的‘五禽戏’。这个习惯你坚持了许多年，今后还是继续坚持下去吧？”

晋王闻言当时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因太后的叮嘱，这些年他一直坚持早起锻炼，只有前日生辰与亲近之人说到老晋王，悲而忘形，痛饮了几杯，以致第二日多睡了半个时辰……可是这件事怎么会这么快就传到皇帝耳中？皇帝今日招他进宫只是担心他的身体？

仔细一品，晋王不由得脸色发白，一身冷汗。

从那以后晋王越发减少了外出应酬，每日都在府中养花喂鸟闭门不出，时